

罪
惟
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九上

抗運諸臣列傳總論

運者天也。抗運者人也。奉天惟人。協天惟人。諸戴天惟人。有人特起而抗之。至欲無天。而但有其人在天。故不為其所抗。顧不能不以抗運者為非人。不能不以抗運而不勝者為非天之人。何者。運主數。而抗之者主理。以理衡數。天當動變時。不可無此人。或曰。三古以前。不尊節義。然蚩尤。逐鹿之戰。致動勞鬼物。後世舉旗而使人畏。履霜而使人懷。阿黃帝者。能指之為賊。不能禁之使不為神。蓋以其身有。夫造化。要与捐頂踵。自靖者異矣。大率學見其大德。樹

有素人望所歸誠不但以一死塞責將為萬世存防維哉
傳中致雖不同或從容而就鼎俎或崩陷而敝智力或扳
胡而升或圖室以從氣凌山河白日為晦磊落光明萬世
俱可嗟乎使孤竹二子無叩馬數語使觀兵者奪氣不過
首陽遺瘠太史公何處以首其七十列傳哉

抗運諸臣傳

方孝孺

父克勤兄孝聞弟孝友妻鄭氏子中憲中愈二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商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
浙寧海緱成里魯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二子克
勤克家克勤國初為濟寧知府學究考亭研究至忘寢食
在官興學百區省獄與徭民受其惠禱雨涕泣祖跣雨輒
應三年增戶口半永嘉侯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且
大動民夫克勤哀禱大雨舟通為治急風俗任德化子三
孝孺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其處幼精敏絕倫雙眸炯
然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七歲失

母林氏哀慕如成人。十四五侍父宦遊。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踪。喟然曰。世無尼父。安所瞻依。曹國公文忠見之。期以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從宋景濂遊。景濂稱其凝重。洞釋諸理。勇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會父再坐空印事。草疏詣闕。父卒。扶櫬歸。服闋。復從景濂入京。景濂嘗侍宴。命撰靈芝甘露頌。以進。歸。忘之。旦發。愕曰。死矣。孝孺曰。無庸。晚已代屬草。輒携入。上曰。此殆非學士所為。頓首以實對。上曰。良勝汝。尋以學士吳沉薦。召見。試策論立成。上改容嘆曰。異才也。賜緋袍。腰帶服之。平巾。往見東

宮。宴禮部。上潛使人歌所生試之。孝孺必正席乃坐。上喜其端整。顧東宮曰。此莊士。吾老其才輔汝。諭還家。景濂為文送之。有曰。予所許汝不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此言。其秋。景濂徙蜀。孝孺顯天。願損己壽益師。嘗登巾子山絕頂。縱談千古。曰。此樂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尋為仇家所連。逮京。上見其名。釋遣之。壬申。以薦召至。上方心在賞罰。未遑教化。曰。此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號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遷文京府。惠宗即位。召為翰林博士。陞侍講學士。預經筵。備顧問。有詩紀事。詩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炒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

開。天子請孝孺德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輒召書召講官。孝孺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輒召講解。臨朝群臣雜奏對。必命孝孺就座前批荅。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為總裁官。會改謹身殿為正心。獻銘作疑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時上勇行周官法度。品官階。勲。悉如周卿大夫士之制。而承天午門。各易以臯門。應門。皆用孝孺議也。用改官。以孝孺為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諮議。詔檄皆出其手。及兵至江上。孝孺畫策。誓死社稷。勿去。金川不守。宮中自焚。乃服斬。裹畫夜哭之哀。鎮撫伍雲等執以獻。不屈。係獄。王遣諭再三。終不變。復召草禪詔。背其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為。予法周公輔成王。

耳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行自焚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
賴長君何不成王之弟王語塞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
勞若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起大批數
字云云投筆于地罵且哭曰死即死草不可得上大怒叱
曰汝焉得遽死朕當戒汝十族以刀扶口而至耳遺其宗
夫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刑孝孺前脅之執不
從上益怒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號方黨誅之別有
傳然後詔磔孝孺于市為建文四年九月十有一日也錄
大為係三楊之筆云孝孺叩頭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血
乞哀彭韶有臨江詞以辯之
淚交流以此狗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

四十有六。復收其妻鄭氏。與二子中憲中愈。先自殺。二女溺淮水死。天台王宗元云。當時西楊欲為守族坐死者八

百七十三人。時外親之親。抄沒發衛克軍死者復千餘人。

距景濂惜別時。恰二十年矣。孝孺篤恩誼。景濂塋夔州。自

漢中走荆榛。往省墓。私居念及。或得其手跡。輒泣不止。與

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被薦時。王叔英

與書大率勸以時措。孝孺頷然。之及遇主。輒慕古王政。盡

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正論

過之。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為二十八歲。雜誠三十八

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

先德禮而後收刑。作深慮論十首。以募臣女主之類。雖一
天下。未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四方彝商。得一字寶千金。
死後遺骨。門人廖鏞王徐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
者。洪熙中。上諭羣臣。孝孺輩皆忠臣。詔姦臣黨並從寬典。
方氏遺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因即故居立
祠祀之。後王徐輯遺文為侯城集。謝方石鐸與董文選孔
昭共蒐得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百首。所稱遜志齋
集。孝孺所自號也。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孝
孺等。不報。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為言。通政司繫
恭獄。待詔亡勿罪。放恭還。萬曆初。始許褒錄建祠。祠于朝

天宮前位居徐國公下第二南都察院司務余眷蒙建顯
祠聚寶山之木末亭方氏既族惟克家子孝漫先從寧波
民本奏減城工加賦忤旨孝漫並謫寧夏慶遠衛軍及孝
孺死逮不及軍故孝漫以軍支幸脫尋孝復子琬援例調
海門衛軍得釋為民成化十八年謝鐸謁孝孺祠琬孫志
耕出迎鐸喜方氏有後因題詩贈之有孫枝一葉是君思
之白道區尚存或云魏澤藏孝孺幼子冒余姓葉張者乞
志魏澤下摘去黃萌三行竄入托孤一節指幼子名偽總之
德宗以為俞允仕勉等求命州作漫姓記二說皆偽
遺族故還者其實錄也兄孝聞字希學十三喪母輒稽顙
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居父及祖母喪每一號慟嘔出血扶

而後起。寢成羸疾。偏學五經。而達于易。從學者甚衆。孝孺嘗曰。其所處知斯道。非特父師之教。亦吾兄之訓。誘之弟孝友。字希賢。庶母董氏出。就刑。與孝孺訣。有取義成仁一絕。士論壯之。詩曰。阿兄何必決潛。取義成仁在此弘光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中。追謚孝孺文正。贈太師。禮部尚書。妻鄭氏貞愍夫人。弟孝友翰林院待詔。

論曰。幸而生。正學清難之年。而孝孺不死。上曰。老其才。將使雍容禮樂之間耳。倘輒受事。勢必議井田。不合投劾去。即否諸周官。紛更去新莽。幾何。然則北平不起。勢亦未能成太平。獨宜事君。臣為萬世作則耳。種子二字。

姚禿一口道破。即奈何。仗所諮議。便欲燕山諸軍第望。
見方袍闊巾。輒下拜。引死罪也。大書數字云。即古齊。
太史兄弟弗過。燕典子漢腹。雖成敗分。要是父子間相授。
受而不洗。管蔡之名哉。建文遺臣題詩。娥眉亭有全身。
遠害之句。陳建史論。謂當畢志金川。乍啓大內。初焚之。
日。可以無十族殃。夫正學正欲大其死。使後世曉然不。
得復以家事為辭。故諸臣只自請。而正學迄殺八百七。
十三人。而不悔。諸臣致其身。正學昭其義。大小之分。未。
可同日語矣。李文達謂正學師景濂。而忠義之氣。景濂。
不能及。誠確論也。獨方氏遺裔一節。弇州七代為作謠。

而鄭端簡以孫枝一葉之語亦並為存疑。然所謂方氏遺族四字不必正學後也。余秀洲已見弇州復姓記而吾學不存。蓋其慎哉。朱太史以志淵實謝詩謂軍籍弗連。且証其遺區。自是余疑而為俞。摘竄縣志之事敗而正學無偽胤。國楨信筆諸可一概抹也。夫一門節義古冊不幾見。妻鄭及子女四人。燕王誠不得而殺之矣。嗟父去矜之所詒遠也。

父去保土山時也
世不升其妻曠及千女四人為王篇下縣而終之美
五學無窮滿國計筆能下一脈林少夫一門晴景古
聖且時其蓋出自是余疑而燕倫辭實得志也
吾學不齊蓋其計片未大也
重然四掌不又五學也
而獲繼嗣以能終一業上
結六並為奔經無而器
六

練子寧

徐子權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禧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英邁稍長與金少保幼孜友善戲曰子若為良臣我必為忠臣過安慶吊余忠宣廟祠有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之句十八年應策有云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非常者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亦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求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為難又思以區區

小故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策奏上善之。賜及第第二。
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歷副
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与方孝孺並見信用。迁吏部左
侍郎。以賢否進退為己任。尋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拜御史
大夫。燕師起。大將軍景隆搃兵敗。衄甚。召還。子寧執景隆
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上。不聽。復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
必此賊也。臣僚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以謝天下。上
駭。為罷朝。及燕師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
是修。上書論大計。詆用事者。誤國反為所詬。子寧廷叱詬
者。國事至此。尚不使有口乎。已而金川不守。景隆功多。逮